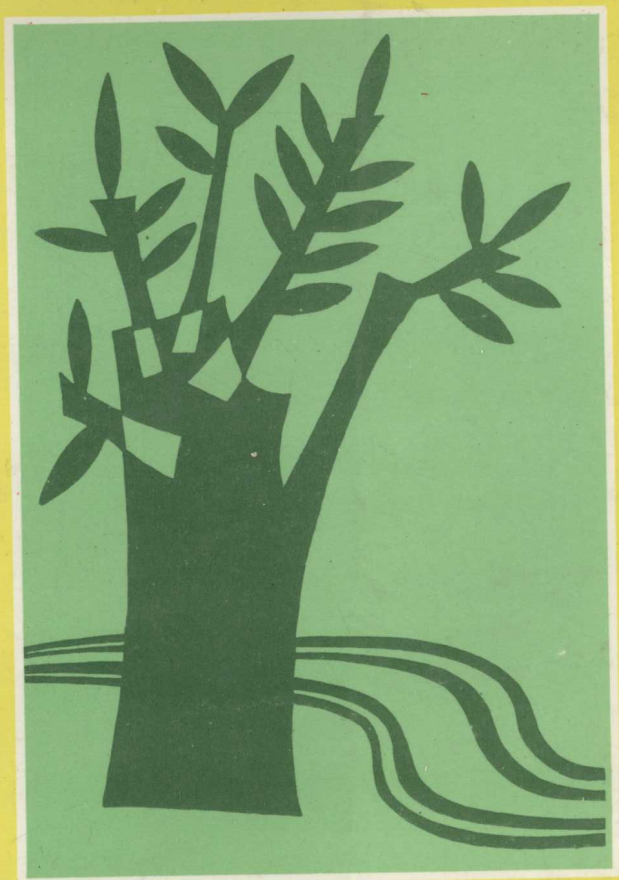


流逝的追寻

傅松岩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流逝的追寻

傅松岩 著



辽新登字 3 号

流逝的追寻

著 作 者:傅松岩
责任编辑:胡荣威
责任校对:李守勤 唐慧凡
封面设计:李军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铁岭市新华印刷厂
地 址:铁岭市银州区广裕街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170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 $7\frac{1}{2}$
印 数:1—2000
版 次: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687-0/I·1476

定价:8.00 元



傅松岩, 1974 年 8 月出生, 现就读于吉林大学文学院。青少年时曾十次获省及全国报刊征文奖, 另还两次荣获国际征文大奖, 作品曾在美国出版。大学时还主编了全国大学生思辩文集《碎裂的象牙塔》(出版), 创作出散文集《爱情寒暑》(即出版)。

少年心事当拿云

——序《流逝的追寻》

东 缨

“知子莫若父。”我一向如是想，如是说。然而，我竟疑起此语的准确度与自己的能见度了。

那是除夕晚，四人围桌聚餐。无视“食不语”古训，像往年今日那样，我的开场白后，你一条我一条地谈论起阖家的全年风景。叮咚碰杯，尽兴豪饮，畅抒心曲，收览欢悦。唯独读“吉大”的小儿松岩久久缄默着，神色迷离，眼角湿润，似怀无限心事。近年里，他每每回家，也多少言寡欢，眼前一摞摞书山，有鲁迅、沈从文、俞平伯、郁达夫、陈忠实、贾平凹、马尔克斯、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乔伊斯、戈尔丁、唐诗宋词、诸子百家、西方文化……面对一个博大精深的智慧之海，他或捧读或疾书或孤坐，呆呆地，怔而情思，疲而神伤，常常自夜深而至东方既白。问时，多以“没啥”矢口搪之，可那，毕竟是平素……

“通报一件大事。”是他“辽报”记者的哥哥松巍揭开谜底，“小二利用课余苦斗半年，写出十多万字的一部书稿，《流逝的追寻》。”

“真的？”

“真的！”

“怎样？”

“很棒！”

“很棒？”

“肯定可以发表!”

我急迫问询,松巍精简作答。

不几日,小儿将一大叠文稿捧来,并请我赐序;我连夜痴迷地急览开来。那越嚼越有怪味的文字,推涌出特殊的涓涓思流,濡染着冷峻的生命底色,支撑一片奇俏的人文景观,耸起一个一言难尽的写意世界,我惊愕了,困惑了,陌生了,为多年里转我左右却忽地扑啦啦钻天入云的雏鸟。

这只宝贝雏鸟,这部蘸我生命之泉撰写的神奇的“书”,我曾多熟悉啊!

他生长在辽北西丰县一个叫德兴的美丽小山村。时值“文革”后期,阴云愁雨,山枯水瘦。小松岩生性机敏灵动,好捉摸,喜思辩,不服输,和小伙伴们玩,也常因求真闹出诸如收在本书中《惭愧的童趣》一类的怪诞的事儿。更多地,他与年长三岁的哥哥松巍一块儿游戏,一块儿翻画册。作为公社中学任教的妻与我,陋室薄衣,口挪肚攒,为两子买小人书、画本、小读物 500 多册!让卖火柴女孩同他们共赏山景,稻草人与他们同采野花,李白杜甫伴他们河边吟诵。他们稍大一点儿,我就领他们云游:北戴河沙岸、兴城海滩,印出其小脚丫的童谣;旅顺山前炮台、鸭绿江上铁桥,留下其稚嫩的幽思;兆麟公园冰灯、黄海深处灯塔,点亮其清亮的心窗;千山奇峻莲峰、北国莽莽林海,尽染其五彩的魂魄……我常想;父对子,不光是血的输递,肉的生殖,生命链环展延的交付,更是念先祖的叮咛,尽社会的责任,承道义的负荷,求心灵的解脱与富有,以在对新生无限的寄托中,达到对生命无限永恒的追求。因此,我从来把爱子当成我承包的生命试验田,当然盼它生长丰硕的成熟。

松岩崇信追踪的是哥哥,虽则一个文静,一个活鲜;一个厚实,一个灵透。80 年代头个夏天家迁铁岭市不久,小学三年级的松巍先在《新少年》全国征文获一等奖,接着频频得手,一时间在省市小有名气。这还了得?撵!暗暗较劲,小学生松岩也拉满心弓,他

读书，他凝思，他悄悄动笔。也许，火光在前，路标于侧，早慧于内，他一出手就文出其右，引来《小学生报》主编的访寻。一文登榜，心机触动，文思泉涌，不泄不快，竟一发不可收。其想象力、爆发力让我暗自惊诧。12岁的他在一年里竟获省乃至国际少儿征文七项大奖，有的还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然而，在制约人生路的升学考试中轴线上，作父母的，自然引孩子备考为第一要义，断绝其他！此境遇委实压抑了松岩，那一日，我从他的书案上发现24个为什么的《笼问》：

为什么童年离我如此遥远？

为什么学生生活这般黯淡？为什么欢乐只像休止了的短笛？

为什么兴趣只能葬入幽幽深渊？

为什么家庭仅是冰冷的旅馆……

思的惊心，问得动魄。他还在1990年初三毕业升学考试之后，写就五万言的报告文学《庚子攻坚战》，那开卷语是：

“赢了，它必将成为恺撒的《高卢战记》般的凯旋曲；

败了，它自然化作文天祥《过零丁洋》似的咏叹调。”

一个个小标题更惊煞人：“炼狱四月天”，“难眠五月夜”、“黑色六月雨”……对选人择才之路的冷漠与讥讽不言而喻。那段苦涩的岁月过去，松岩考高中，进大学，渐渐地，天性似乎由热变冷，神情由晴转阴，话语由多而少，少到常用“嗯”、“啊”独音词作答。虽偶然长侃，多是说文论艺，展示出大才气、强悟性。松巍曾告诉我：“小二对西方思想、文化很有一番见地，对小说框架把握的很准。”我也并未在意。对于松岩日趋内向化的个性，我曾转念：是浮躁？是醉思？是变态？是代沟？赶路匆匆的我无暇顾此。上大学头一个寒假，松岩躲小屋动笔30日，无言无语，忽忧忽恐，身沉心入，进情悟境，埋头日写七八千字，据说生产出一部长篇小说。我求看，“不成熟”，终未肯交。他还主编一本全国大学生思辩录，上有他三篇，我索稿，“等出版吧！”又一语了结。松巍还对我说小二曾写了

两部中篇小说和几篇短文。我想丑媳妇准是羞见公婆，问也徒劳，何必？

这一回，在他哥哥的散文集《无声岁月》的出版当儿，他终究敢见人了。早晚上，我放下长篇《圣园之魂》的写作，极有兴味地读开去。

该书大致分三大类。

其一是小说。主人公为中小城市知识分子的层面。作者推出在市场大潮特定历史境遇下人的悲欢离合，透视其心灵、性格的底蕴，展现其热情、沉默、绝望、抗争、恐惧的形变过程，探索了人际的鸿沟和化解，渗透了作者对人性、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独特的感悟。松岩的小说，不是靠情节的推移取胜，而是以心理与哲学等思考见长，在表现生命的宣泄中，抓住人物个性、命运的走向，从生命原始感觉溯流，用理性推演层层深化，很有脱俗超常之风。依我看，《流逝的追寻》很有作者对自身性格、经历的一次艺术总结的影子，对知性、母性、命运、爱情溯着流逝的时代而进行苦苦地追寻。《守城》巧绘了老、青两代知识人的心理失陷，且绝望地抗争，境遇尴尬，又难以沟通的情态。《老门》展现了父子之间的沉郁画面：漫漫苦难，痛楚的记忆，精神颠倒了父子关系，生活错乱了目的走向，让人领受一番人生浓烈的滋味。

其二是散文。和绵密、炽热、沉郁、艰深的小说相反，松岩的散文则追求中国古典散文的明丽、悠长、豁然与和谐。《空白》似乎是作者散文天地的入口，从此后一篇篇散文的字里行间，恬静如潭，淡雅似烟，清纯望月，深幽见井，情浓浓情融于境，理透透理泄于怀，一派古雅气韵，犹如成人讲世，老者论道，然竟出自少年之手，岂不叫人纳闷！《静月潭水库游记》、《夜·月》在贴近大自然的写实里，作者追求自由、摒弃异化的空灵境界；在《回家》、《荒年》中，作者竭力在表现原滋原味的生活中，似乎着意于人情深度地开拓，追求刹那间情感的升华；而在《动物 95》、《铁岭八景》一类作品中，

作者拈暗喻、双关、象征等手法于一炉，将情感、意象、内蕴融成一体，力图构建文字表层以外的象征世界，追求文章的深层意喻。

其三是几篇儿少时写的短章。那是萌芽，那是起步，那是昔日的梦。一行行字、一篇篇文，纯真、明亮、晶莹，如弯弯月芽，浅浅溪流，清清露珠，包藏一颗稚灵的童心。那会儿，松岩被省儿童文学学会誉为几名小作家之一，著名老作家单复还专门写出介绍他创作经历的报告文学《细雨鱼儿跃》。留点童时履痕，亦属遥远流逝的追寻，也不失之为完美。

纵览全书，耳目一新。作者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对东西方文化的独特理解。在这些文章之中，既有能入诗入乐的中国式的明丽山水，又体现了意识百态的现代主义；既有对当今高度文明的精心抒写，又浓重地传达了这种发达之中的原本精神，从而揭示了新时代的一部分知识人错综复杂的存在空间。作品迸发着一种野性的原始力，雄阔，苍茫，浑厚，稚朴，藏着显而易见的个性：

其思维性，更近乎绵绵不断淙淙奔淌的意识流；

其画面感，很有几分摄影、电视、诗词的意境；

其构建学，有相当理智的思考，有翩翩画面的流动，看得出诗与画的融交，理与智的谐和；

其语言力，像似有意探询原始的粗糙，造成一种奇特的荒凉感、凝重感，像荒蛮的月球之表，石砾、深谷、崖岩、环形山布罗着，洪荒又凝固，而不若成熟文学的绮绵细密。

掩卷而思，书尚有不尽人意之处，或因视角，或因阅历，或因年少，或因笔力，作者透视人际，总近于冷漠；描绘沧桑，多沉于悲凉；表达心曲，流于泪滴里的焦思；遣造文字，时而见于雕琢中的晦涩。这些，都有待于作者在漫漫的文化苦旅中反复锤炼。

“为我书作序，您是最佳人选。”

“有父为子作序的吗？”

“您，第一个吃螃蟹呗！”

在对话中,我有感于爱子的真诚与苦功,有感于他的奇迹般的超越,也有感于对他的回首、瞻思里的勉励和热望,还是愉快地写了如上一些文字。

是为序。

(东纛,即傅东纛,系傅松岩的父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暨中华教育艺术家协会议事,现任铁岭市教委副主任。)

1996年7月27日于铁岭龙首山下

目 录

少年心事当拿云	东 纓
第一辑	(1)
生命驿站	(3)
明儿	(7)
周年	(11)
那年冬日里没有绝望	(18)
第二辑	(23)
流逝的追寻	(25)
守城	(73)
老门	(93)
第三辑	(113)
静月潭水库游记	(115)
夜·月	(122)
动物 95	(126)
轮回	(133)
第四辑	(137)
荒年	(139)
情孽	(145)
阿春	(147)
回家	(151)

目 录

顽病	(153)
空白	(162)
铁岭八景	(175)
第五辑	(183)
恻悔的童趣	(185)
小冰河的风波	(187)
飞吧, 鸽子!	(189)
从花王国里飘来的故事	(191)
妈妈的吻	(194)
哦, 一汪春水般的眼睛	(201)
路标	(203)
翠鸟	(205)
千山游记	(207)
后记	(209)

第一辑
望穿秋水

望穿秋水，生生大场里，是谁关爱着你，娇宠着你，又遗忘着你。

狂沙吹尽，我坐在欢苦不息的轮回中，庄严地等待与寻觅。茫茫的眼珠，望穿秋水。

生命驿站

我们大院里搬入一户老人。

那天，静静的一个下午，没有阳光与云彩，只刮些风。大院里停了辆大卡车，乒乒乓乓扔下一大堆书和几件家具，夹着一屁股烟开去了。老人站在不大不小的一堆什物前，眼神凝着，没有表情也不动，更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小声的议论和玻璃窗后好奇而冷漠的目光。我跳起来，想去帮忙，被妈妈一把按住：“别人的闲事不要管。”

那一年我八岁，正上小学，从大人们毫无恶意的七嘴八舌中知道：老人姓于，以前是个教师，无儿无女。在大杂院纷乱多彩的节奏中，老人似乎是个沉寂的不和谐的音符。清晨，大院里喧嚣一片，走的走了，落下一院子空寂，他才慢吞吞地踱出屋来，搬把小椅子，眯着眼睛坐在小屋旁；黄昏时，一大院子的人，做饭的、闲唠的、跳的、玩的，热腾腾的气象扑展开去，他仍懒散地坐着，眯着眼睛在属于他的金色的轮廓里。

几个月后的一个夜里，我在母亲的打骂声中逃出门，因为期中考试我考了个倒数第二，且对母亲隐瞒，站在当院里，害怕，悔恨，委屈一点点地咬着我的心，我可怜兮兮地在那儿，小声地哭了。

“小岩，为什么哭啊？”带着感染力的声音。

是他，那位老人。黑暗里看不清，却分明感受到他散发着的温和与慈祥。“到我屋啊？”他宽和地试探着问。“嗯。”我迟疑一下，抹把鼻涕，竟顺从而又怯怯地点了点头。

灯光昏暗，侵蚀出一团混沌沌来，本不大的屋子就越显拥挤矮小，只有灯火与低低落落的影。我们对面坐着、谈着、唠着，不觉间我脸上就散尽了颓丧，拓出笑容；老人比划着，说笑着，手颤着，胡子也抖着，满脸溢满了安宁与幸福。

此后就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每当心情不好，遭受小委屈，遇到点小挫折了，就到老人那儿，一阵子高谈阔论，开门而出时，堆积的晦气已烟消云散了；待有了小秘密，有了小主意，更偷偷地来与他分享，黑暗中，他似乎有讲不完的知识，料事如神，却总用平辈的坦诚与理解、长辈的宽厚与包容和我共同守着它们。那时候，我觉得这小屋便是辽远的生命的小小驿站，又是最幸福的一个。累了，倦了，受伤了，就在这和谐与温暖之中养一养，歇一歇，换了副心情与体力，再出去快乐地驰骋。

上高中了，又有自己的朋友和更多更深的秘密，似乎自己脱胎换骨过，是个大人了。和朋友经过那屋儿，它枯草一般的矮小陌生，仿佛未曾装过我一般。可每次见他坐在那儿，接触到他平静、凄凉与企望的目光，心中便涌出一阵冲动，便想跑去抚慰他，可内心的抵触终让我硬生生地走过去，每一步都踏在良心与灵魂上。

老人更加沉默下去，像只怕见阳光的老鼠，终日躲在屋里，偶尔不得已走动时，见到他的腰更深地弯下去，满是皱纹的脸上是衰老与木讷，每一举，每一动中都透露出掉渣的腐朽与十分土气的自尊与庄重来。

一次，与他避不开了，我硬着头皮嗫嚅道：“于伯伯……”“啊”，他依然温和，没事般地，“你怎么再也不到我这来了？”听得出他平缓的声音里压抑着的痛苦与孤独。我心中忽然一潮：“于伯伯，我太忙了，有工夫，我一定去！”“是吗？真的？”他死灰似的眼睛猛然一亮，灰黑的脸上蓦地泛起红亮的色彩来。

可不知是忘记了，还是懒得动，我却始终再没踏入那个小屋。

上大学了，想起他的时候更少了，可回顾着大院却总感觉什么

东西隐隐地啃噬着我。

一次回家时，大院里乱哄哄的。听得有人小声地议论：“唉，老于头年纪一把，无儿无女的，死得真惨。”啊！我一下子顿住了，周围的世界一下子陷入无声，幻为空白，脑子里嗡嗡地，完全沉入了一片海洋。

我发疯地扒开人群跌撞进去，周围的人黄乎乎黑压压的，在我身边蠕动过去，斜地里，是妈妈吧，一把揪住了我，“你虎嗅！死人碰不得的……”

到家了，他们交给我一封信，老人临死前写的。

小岩：

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再也看不到你了。

老头子快死了，本不该再说什么，可这阵真有点想你，咱爷俩就再聊聊吧。

唉，什么衣锦还乡啊，天伦之乐啊，年轻时总雄心勃勃地神往，可文革给关了八年，出来时一把年纪，女儿也散了，家产也没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心里总灰秃秃的。可后来遇到你了，你带给了我欣悦与活的趣味，真的，我觉得这辈子最后歇脚的地方还有一丝一缕的阳光，还有许多温情与欢乐。可你怎么也要长大啊，要飞啊。我一点也不怨你，真的。我只剩下了个念头，那就是找我的女儿，前几天也终于找到了。

就这样，她也不要我了，没人再要我了，我这个老头子活得无聊而多余，就过去吧，你可别埋怨老头子说得太多了，啊……

信已经看不清了，泪水一点点地流下。滴开了一朵朵盛开的蓝花，再放大，放大……